

還欽立遺著 吳云整理

漢魏六朝文學論集

此瞻

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19999

10199993

责任编辑 姜民生

封面题字 朱杞瞻

汉魏六朝文学论集

逯钦立遗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875 字数 396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200

统一书号: 13094·414 定价: (精)3.30元

序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起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离开平津，迁往长沙，再迁昆明，成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共同招生，共同教学，共同管理；三校又分别设立研究所。

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(俗称龙头村)外宝台山响应寺，距城二十余里。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，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，在所寄宿用膳，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。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，益以各导师自藏，公开陈列架上，可以任意取读。研究科目分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语言四部分，可以各就意之所近，深入探研，无所限制。

研究生各有专师，可以互相启沃。王明、任继愈、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；阎文儒从向达教授；王永兴、汪篯从陈寅恪教授；李埏、杨志玖、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；王玉哲、王达津、殷焕先 from 唐兰教授；王利器、王叔珉、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；阴法鲁、逯钦立、董庶从罗庸教授；马学良、刘念和、周法高、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。(次序依科别，姓氏依笔画)其

后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李庄，也有几位相随，就学于史语所诸先生。

宝台山外各村镇，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，还可以随时请益。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，都相距不远，切磋有人。附近还有金殿、黑龙潭诸名胜，可以游赏。每当敌机盘旋，轰炸频作，山中的读书作业，从未间断。确是安静治学的好地方。英国学者李约瑟、休士到昆明，都曾在所下榻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一个爱国分子，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，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，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，自学不倦，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。宝台山士就是这样的。两月前遇见任继愈教授，他说宝台山是出了不少人才的。我深以为然。

逯钦立教授毕业后，讲学南北，著作等身，曾用毕生精力校注《陶渊明集》和校辑二百五十余万言的《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》。收在本文集中之论文，亦是逯钦立教授数十年心血的结晶，见解精辟，极见功力。他不愧是宝台山士。关于他的生平著述，详见罗筱蘖所作《传略》和吴云的《编后赘记》，不再赘述。吴云同志与逯钦立教授未尝谋面，能够这样热心，他的品格是值得表扬的。

郑天挺 一九八一年国庆

DC66/04

汉魏六朝文学论集

目 录

序.....	郑天挺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 一 编

汉诗别录.....	(1)
引语.....	(1)
辨伪第一.....	(2)
甲 苏、李诗.....	(3)
乙 班氏诗.....	(22)
丙 古 诗.....	(27)
丁 《柏梁台诗》.....	(39)
考源第二.....	(54)
甲 五言诗.....	(54)
乙 七言诗.....	(69)
明体第三.....	(83)
《古诗纪》补正叙例.....	(109)
《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》后记.....	(155)

第 二 编

陶潜里居史料评述.....	(16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陶渊明行年简考·····	(179)
《述酒》诗题注释疑·····	(197)
《形影神》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·····	(218)
读陶管见·····	(247)
一 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·····	(247)
二 陶渊明开始农耕和接近农民·····	(252)
三 江州祭酒问题·····	(255)
四 仕于桓玄、刘裕问题·····	(262)
五 归隐与躬耕自资·····	(271)
六 陶渊明诗文的再审定·····	(277)
七 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诗与卢、刘战争问题·····	(280)
八 关于《桃花源记》·····	(283)
九 陶渊明写贫困生活·····	(289)
十 陶渊明反对佛道迷信的《形影神》诗·····	(292)
十一 陶诗的艺术性问题·····	(295)
十二 陶诗的局限性问题的·····	(304)

第 三 编

说文笔·····	(312)
一 引论·····	(312)
二 文笔说的起来·····	(320)
三 文笔说的演变·····	(349)
四 附论诗笔·····	(368)
琴操故事“聂政刺韩王”·····	(372)

在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曹操·····	(378)
曹操与《三国演义》·····	(385)
关于《胡笳十八拍》·····	(404)
跋《嵇康集》第一卷诗·····	(413)
《文赋》撰出年代考·····	(421)
《兰亭序》是王羲之作的，不是王羲之写的·····	(435)
《洛神赋》与《闲情赋》·····	(447)
钟嵘《诗品》丛考·····	(461)
《文心雕龙》三解·····	(489)
四声考·····	(513)

附 录

逯钦立传略·····	罗筱蕖 (55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编后赘记·····	吴 云 (561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第 一 编

汉 诗 别 录

引 语

钦立顷事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诗之整理，据冯纂《古诗纪》重为校辑，而编《古诗纪补正》一书。搜索证考，为时较久，所得一知半解，不纳入全书叙例，即分著当篇之后矣。一俟清稿付梓，当持以就正于方家。然有颇多涉及文史而不能阑入本书之见，滌洄瀦注于心，有时兴发，不能自己。兹当两汉部分整理已毕，因以余暇撰述此文，名之曰《汉诗别录》。斯后拟以次而作魏至隋各代诗别录，以继此篇焉。

夫欲窥见一代诗章之迹象，而探其精髓，自当以辨真伪祛疑滞，为其首要：此犹之稼穡须先耕芸也。作《辨伪》第一。又诗章之渊源不明，诗体之流变亦莫由明，故溯源所以别流也。五言七言，诗之正体，而皆昉于炎汉，不可略也。作《考源》第二。又乐府依咏，肇自汉武，朝章国采，一时称盛，然时移世变，乐崩谱亡，声词体式，迄今愈晦，使有片辞单记可以钩稽抽绎，藉得踪其线索者，亦断乎不能缄默也。作《明体》第

三。

至于别录云者，无深奥之别旨也。昔刘向校书秘阁，录奏篇目旨要以外，另有别录，以推寻事迹。是校仇之余业也。今此所述，颇与比类，故仿其此称云。

辨伪第一

两汉诗歌，不可据信者颇多，如武帝《落叶哀蝉曲》，昭帝《淋池歌》，灵帝《招商歌》，（皆见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，赵飞燕《归风送远操》（《西京杂记》），司马相如《琴歌》（《玉台新咏》），霍去病《琴歌》（《琴操》），王逸《琴思楚歌》（张溥《百三家集》），庞德公《于忽操》（《古诗纪》），诸葛亮《梁父吟》（《艺文类聚》）等，皆属此类，固不独李陵、班婕妤之见疑于后代也。钦立颇勤稽考，冀能删芟臆作，不使乱真。如《琴思楚歌》，此本《楚辞》注文，并非王逸之诗。庞德公《于忽操》，乃宋王禹偁拟作，宋《文粹》明白载之，凡此既皆削之矣。然如上列其他各篇，则以尚无确绝之反证，足以定其为伪，而古籍既早有载录，后人又相沿选辑，故不得不仍加甄取，以疑传疑。

然此不可据信之诸作，如苏武、李陵赠答诗，班婕妤《怨歌行》，以及古诗十九首，武帝柏梁台集诗等，则至关诗体渊源，且为后世争辨之点，是则又须重考，以明其真伪。盖此数诗者，于考定五七言诗之起源时代，虽非具有充分性之例据，然如不加说明，则又考源上一大障碍也。今寻绎各诗用语，参之当世其他篇什，征之史传杂书，因断苏、李诗为灵、献时物，班氏《怨歌行》为曹魏时物，古诗十九首，大部分产于

桓、灵二代，然亦有新莽时代之作，而《柏梁诗》则仍出于西京也。试分论之。

甲 苏、李诗

今存之苏、李诗，昭明《文选》七首（苏武诗四首李陵《别苏武诗》三首）以外，《古文苑》载有十首（李陵《录别诗》八首，苏武《答诗》一首又《别李陵》一首），而引见他书之李诗零句，又有四条。如：

清凉伊夜没，微风动单幃。（《北堂书钞》百三十二）

招摇西北驰，天汉东南流。（《文选》三十陆士衡《拟明月皎夜光诗注》）

此上幃、流同韵，姑作一首；

严父潜长夜，慈母去中堂。（《文选》二十一曹子建《咏三良诗注》）

行行且自割，无令五内伤。（《文选》二十七石季伦《王明君词注》）

此上堂、伤同韵，姑作一首。完篇断章，总计约有一十九首。然《古文苑》载有孔融《杂诗》二首，兹经考证，本亦出于李集，则苏、李之传世者，且有二十余首之多。孔融《杂诗》云：

岩岩钟山首，赫赫炎天路。高明耀云门，远景灼寒

素。昂昂累世士，结根在所固。吕望老匹夫，苟为因世故。管仲小囚臣，独能建功祚。人生有何常，但患年岁暮。幸托不肖躯，且当猛虎步。安能苦一身，与世同举厝。由不慎小节，庸夫笑我度。吕望尚不希，夷、齐何足慕。

又

远送新行客，岁暮乃来归。入门望爱子，妻妾向人悲。闻子不可见，日已潜光辉。孤坟在西北，常念君来迟。寒裳上墟丘，但见蒿与薇。白骨归黄泉，肌体乘尘飞。生时不识父，死后知我谁。孤魂游穷暮，飘飏安所依。人生图罔(嗣)息，尔死我念追。俯仰内伤心，不觉泪沾衣。人生自有命，但恨生日希。

钦立按此诗前首“幸托不肖躯，且当猛虎步”二句，《文选》李注数引皆作李陵。又《文镜秘府》引或曰云：

五言之作，《召南》《行露》，已有滥觞。汉武帝时屡见全什，非本李少卿也。少卿以伤别为宗，文体未备，意悲词切，若偶中音响，十九首之流也。

而上列“远送新行客”一首，又适为伤子之作，是此《杂诗》二首，唐时出于李集之显证也。寻《古文苑》宋时晚出之书，所载诗文，本难尽信。又卷中李陵、孔融，前后相次，亦易有窜乱。则据《文镜秘府》及《选注》，定之为李作必较近真。然则

吾人今日所能依据之资料，与南朝所传篇数，固当相差不远也。

治史考古，无征不信，今多方搜取，广其例据，以兹判断，自易收其结案之效。然于判断之前，吾人复能使此案件简单化，即世称苏、李诗云者，实仅李陵一人之作是也。斯可以下列二点，以证明之。

一、宋初迄于齐末，仅有李陵诗之见称以及模拟，而无所谓苏武诗。《太平御览》五百八十六引颜延之《庭诰》云：

荀爽云：诗者古之歌章。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。以是后之□诗者，率以歌为名，及秦勒望岱，汉祀郊宫，辞著前史者，文变之高制也。虽雅声未至，弘丽难追矣。逮李陵众作，总杂不类，元是假托，非尽陵制，至其善篇，有足悲者。

李诗之见称引，始于此文，然而不及苏武。又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云：

孝武爱文，柏梁列韵，严、马之徒，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国采，亦云周备，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

又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云：

少卿离辞，五言才骨，难与争骛。

又《诗品·总论》亦仅云：

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

而俱不及苏。且《诗品》所评，二百二十余人，今古作家，亦云周备，而三品之中，不列子卿，（《诗品·总论》，又称子卿《双凫》，叔夜《双鸾》，斯皆五言之警策云云，似钟嵘亦品苏作。然细核之，知子卿为少卿之误。有二证：一、《诗品·总论》所举名篇，皆属上、中二品内人，《双凫》作者，如为苏武，则上、中品不得独无其名。二、庾信《哀江南》赋云：李陵之《双凫》永去，苏武之一雁空飞。仍作李陵，不作苏武也。）江淹《杂体》，其摹西汉，亦仅有班姬、李陵，与刘勰所论者同。且《诗品·总论》又云：

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词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

俱证宋、齐时代，并无所谓苏武诗者。而今传之苏诗，无论昭明所选，梁武所拟（《代苏属国妇》，见《玉台新咏》），裴子野所论（《雕虫论》云，其五言为家，则苏、李自出），自令人疑其来源矣。

二、苏诗出于李集，本为李陵诗，好事者以其总杂，故妄增苏武名字。刘宋、萧齐不闻苏武有诗。甫入梁时，顿尔出见，诚至异之事也。按《广弘明集》卷三载梁阮孝绪《七录》云：

齐末兵火，延及秘阁。有梁之初，缺亡甚众。爰命秘书监任昉，躬加部集。又于文德殿内，别藏众书，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搜进。乃分数术之文，更为一部，使奉朝请

祖暄撰其名录。其尚书阁内，别藏经史杂书。华林园，又集释氏经论，自江左篇章之盛，未有愈于当今者也。

据此似因梁初大搜图籍，异书麇集，典策之盛，超迈晋、宋，而苏武各作于焉出现，选录仿效称引之者，亦于焉兴起。然检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梁有《李陵集》，无《苏武集》。《隋志》兼出梁时旧录，以志其异同存佚。当时倘有《苏集》，必不至于阙载。是则梁时并无新出之《苏集》，可知矣。李陵、苏武，有赠答各诗。而先唐旧集有附入他人诗文之习惯，则新有之苏诗，或即出于李集也。

以苏诗原属李集，故他书引录，尚多作李陵。如《文选》苏诗第一首“骨肉缘枝叶”篇。《初学记》引作李陵《赠苏武诗》。又骆宾王《和学士闺情启》云：

李都尉鸳鸯之辞，缠绵巧妙。班婕妤霜雪之句，发越清迥。

检“骨肉缘枝叶”篇有“昔为鸳与鸯”一句，骆氏所云，自必指此。又第二首“结发为夫妻”篇，有云：
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行役在战场，相看未有期。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滋。

而江淹《杂体》拟李陵云：

日暮浮云滋，握手泪如霰，而我在万里，结发不相

见。

是江淹拟诗，尚视此夫妻离辞，为李陵之作也。又第三首“黄鹄一远别”篇，《艺术类聚》亦引作李陵《赠苏武诗》。此《文选》苏诗，他书署为李陵之例。又《古文苑》苏诗第二首“双凫俱北飞”篇，《白帖御览》（卷四百八十九，又九百十九。）俱作李陵《赠苏武诗》，此质之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所谓“李陵之双凫永去”云云者，其原为李作，亦极足信。颇疑唐人所引，乃别据《李集》旧本，即颜延之所谓总杂者，以未从昭明《文选》，因而有此歧异之现象也。

以苏诗乃由李诗改成，虽署苏武，未暇定为何类之作，故其标题，梁时尚不一致：《文选》苏诗第二首“结发为夫妻”篇，昭明仅题作苏武诗，而梁武帝作《代苏属国妇》，针对此诗而反拟之，是必以苏武此篇为赠妇之作也。此种参差之现象，自妄改李集者不善作伪之所致。而《艺文类聚》引此又作苏武《别李陵诗》，是则苏、李竟是一双夫妇。尤见李集窜乱之可笑也。

李陵此二十余篇之诗，古代别诗之杂汇也。故颜延年视为“总杂”，肖子显目为“离辞”。然此别诗之篇，内容亦极不一致。有临歧送别之辞，如“携手上河梁”，“嘉会难再遇”，“良时不再至”，“骨肉缘枝叶”，“黄鹄一远别”，“烛烛晨明月”，“陟彼南山隅”，“双凫俱北飞”诸篇是也。有游子自伤之辞，如“烁烁三星列”，“晨风鸣北林”，“钟子歌南音”，“童童孤生柳”诸篇是也。有征人别妻之作，如“结发为夫妻”篇，有久别思还之作，如“远送新行客”篇。至于

“寂寂君子坐”，“炎炎钟山首”，则又作客者称咏主人之辞也。各类诗章，既彼此悬异。而其所咏之情物时地，亦鲜有同者。则此一组别诗，姑不论其是否一人之作，而其非一时一地之产物，则可断言。

然此总杂之作，种类虽繁，以较李陵身世，则无一切合者，反之，诗中“江汉”“嘉会三载”“弦望有时”等语。且足以断其决非李诗。苏轼《答刘沔书》云：

李陵、苏武，赠别长安，而有江汉之语。及陵与武书，辞句俚浅，正齐、梁间小儿所拟作，决非西汉人。而统不悟，刘子玄独知之。真识者少，从古所痛也。

又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引翁方纲曰：

自昔相传，苏、李河梁赠别之诗，苏武四章，李陵三章，皆载昭明《文选》。然《文选》题云：苏子卿诗四首，不言与陵别也。李陵诗则曰李少卿与《苏武诗》三首，而其中有“携手上河梁”之语，所以后人相传为苏、李河梁赠别之作。今即以此三诗论之，皆与苏、李当时情事不切。史载陵与武别，陵起舞作“径万里兮”五句，此当日真诗也，何尝有“携手上河梁”之事。即以河梁一首言之，其曰，“安知非日月，弦望自有时”，此谓离别之后，或可冀会合耳。不思武既南归，即无再北之理，而陵云“丈夫不能再辱”，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，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词矣。又云：“嘉会难再遇，三载为千秋”，苏、李二子之留匈奴，皆在天汉初年，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，